

列賓畫作的氣氛、神態與情景

程志森

畫裡坐在沙發上的一名婦女，闔上了雙眼。她不是疲倦的熟睡，是閉目養神，嘴角掀起的笑意，像是想起了甚麼似的。這是最愛的畫作之一，列賓 (Ilya Yefimovich Repin, 1844-1930) 的《畫家的妻子維拉·列賓肖像》(又名《休息》，Portrait of Vera Repina, the Artist's Wife)。



(Moonlight)中，列賓把光線調較得很大，月光從畫面以外經過夜空，灑到河上，照到岸邊；光線強度不單勾勒山上樹影和人物輪廓，也照出人物的衣飾及小狗的斑紋。光線的強度，帶出活潑感覺；湖上的水波亦構成動感，然而這兩項引人注目的要素，最終使人把視線落在人物的背影。是的，不是她的表情，卻是因月光而顯得陰暗，跟現場氣氛相對的一個背影。而畫中粗糙的筆觸，除了配合模糊的夜景外，也與人物的心情呼應。

現實主義的大師

從前讀了些俄國文學，偶爾認識了數位俄國畫家的作品。19世紀的俄國有過幾位出色的畫家，如伊凡·維克多，而我最愛是列賓的作品。列賓是俄國現實主義的大師，著名作品如《伏爾加河上的縴夫》(Barge Haulers on the Volga)、《伊凡雷帝殺子》(Ivan the Terrible and his son Ivan on Friday)和《邁拉城的聖尼古拉斯》(Saint Nicholas of Myra in Lycia)，都是歷史畫或風俗畫，往往於畫中呈現宏大的場景，同時秉承現實主義的宗旨，反映社會面貌。可是最能觸動我的，都不是他成就最高的作品。



光線與筆觸引發氣氛

初看列賓作品，最先感受到的，是畫中的氣氛。列賓往往能於作品中營造強烈的氛圍，這讓欣賞者無需深思，即能感受作品裡的氣氛和情感。列賓在處理光線方面尤其出色，是引發畫中氣氛的一大原因。於《月光》



引人注視的神態

在《月光》中，光線既引出氣氛，亦引導視點落於人物的背影，於此亦見列賓畫作另一特點——人物的神態。列賓的歷史畫裡常出現壯大的場面，同一時間處理不同人物，但每每都能呈現同一場景內不同人物的心理狀況。這優點放到人像畫，或處理人物數量較少的作品中，更是莫大優勢。《多麼自由》(What Freedom)中，列賓一如既往，運用光線的力量，把海邊的天空、海浪及岸上的沙石點得發亮，也配合粗獷瀟灑，彷彿印象派的筆觸，帶出活潑和愉快的氣氛。因為光線托出和筆觸導引，欣賞者視線不能離開畫面

裡的一對情侶。男的展開雙臂，挺起胸膛，迎接萬千世界；女的雖然按住帽子，卻沒有狼狽的感覺，倒是一臉笑容。牽着手的情侶，在開闊的環境中，呈現了自由和快樂的神態，是一對令人印象深刻的情影。

故事場景的一瞬間



欣賞者很容易從列賓的畫感受到當中的氣氛，也很易理解人物的狀況。然而列賓能再進一步，使環境與人物，或人物之間產生互動，設置具劇力的場景，凝住故事的一瞬。《意外的歸來》(They Did Not Expect Him)是一幅出色的作品。到底畫中走進屋內的人是誰？為何開門傭人一臉嚴肅與猜疑？剛站起來的一位黑衣婦人似乎認識他，卻又表露一臉驚訝？為何進屋的男人看似平靜，左手置於胸前的動作，又顯得有點緊張和拘緊？畫面中的其他人物，有些是驚，有些是喜，也有一位好奇。這幅作品描述一位因革命而被流放的人剛回家的一刻，畫面中不同人的反應，確實耐人摩娑。

易讀與耐讀

喜歡列賓的畫作，因為他的作品易讀，也很耐讀。易讀，是光線與筆觸引發了強烈的氣氛；耐讀，是人物情態及畫中劇力耐人尋味。最能綜合這些特點的，莫過於《薩特闊在水晶宮》



(Sadko)。這幅作品描繪了俄國的民間故事，講述主角薩特闊到海裡宮殿時，有幸被邀迎娶海皇之女，然而薩特闊已有一位愛人在岸上等他。畫中所見，海皇之女及侍女們，以欣賞目光探視薩特闊，薩特闊卻望向上方一位平凡的女人。畫中昏暗的環境裡，散發出璀璨的金光，讓作品充滿神秘、詭異的氣氛，極富浪漫色彩。列賓以光線與色澤，暗暗地呈現了海皇之女與侍女們平靜的表情背後，是一顆騷動的心靈，更托出薩特闊對岸上愛情那堅定不移的心。

那些氣氛，那種神態，還有情景，使列賓的畫作令人難忘。他的作品數量之多，不勝枚舉，偶爾找來一幅細賞，總有驚喜。作為現實主義的大師，列賓的畫作有其社會意義，然而欣賞過程中，確有更多其他的感受。